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尊道先生年譜

1041
7442
56293

陸
亭先生遺書

信 575.39
826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尊道先生年譜

同里後學凌錫祺編輯

後學 王祖畬
唐受祺 參閱

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七月三十日先生生

陳確菴先生瑚尊道先生行狀君諱世儀道威其
字別自號剛齋晚又號桴亭人稱曰桴亭先生先
世居太倉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某考諱某號振吾
皆有隱德不仕振吾先生居鄉性謙謹口出氣若
恐傷人太常王公煙客常巾車過里門遇先生於

年譜

91乙 第 216 冊 / 函
尊道先生年譜

隘巷其僕以行之驟也誤牽先生衣碎其裾太常
窺見之亟下車爲禮而先生已卻避不可得見矣
太常心異其人後物色知爲先生屬友人道殷勤
聘諸家塾爲弟子師里人兩賢之至今以爲美談
也妣某氏婉君而卒以家貧不能乳乃寄養他姓
云 先生子允正行實府君生於萬曆辛亥七月
三十日

八月母某孺人卒

桴亭詩集自注先母見背子生纔十二日 行實
七歲知母產已而亡矢長齋以報

四十七年己未九歲繼母某孺人來歸

行實府君九歲大母□□之撫育提訓不異己出
天啟二年壬戌十二歲能詩歌

行實府君天姿卓絕讀書數行俱下終身不忘年
十二能詩歌大父命題百鳥朝鳳圖應聲曰獨向
高岡擇木棲更無鷓鴣與相齊一聲叫徹虞廷日
四海鳴鴉不敢嘯大父深器之

三年癸亥十三歲隨父振吾公館顧東明家
行實年十三隨大父館東明顧公家

四年甲子十四歲與盛先生聖傳定交

思辨錄盛序子遇梓亭年十五梓亭少予一歲一見卽相得甚歡

七年丁卯十七歲與陳先生言夏定交約同志爲文會

行狀天啟丁卯君年十七歲予少君二歲予不幸早有文名君訪予於北門壞屋中遂定交相得甚歡乃約同里盛君聖傳錢君蕃侯過君在茲輩數人結爲文會立科條設監史嚴賞罰雖治舉子業以道義相成廩如也 行實北關温如陳先生爲童子師其長君言夏有文譽遂定交

崇禎元年戊辰十八歲受經趙樽匏先生之門

見安道先生年譜按樽匏名自新字我完後舉崇禎己卯鄉薦深於經學著有易論左傳贊論二書三年庚午二十歲復社招之弗往

詩集空潭詩序空潭志潔也時賢以黨附相援者託之以見志焉 行狀崇禎庚午辛未閒吾州社事盛興門牆大闢四方知名之士擔簦負笈脂車秣馬喘汗奔走於壇坫之下者絡繹輻湊殆無虛日或聞予與君而招之皆堅謝不應命或以危言動君君不爲動也

五年壬申二十二歲入郡庠

行實壬申季冬學使者甘公歲試入郡學

六年癸酉二十三歲延陳確菴於家相與閉戶讀書
行狀君延予於家以教其養母弟相與閉戶讀書
作爲詩古文辭更互甲乙以求其是時天下已多
故矣

師事石敬巖將軍習武事作八陣發明

文集石敬巖傳敬巖予所從受劍槩之師也時江
以上海氛日甚沈公萃禎備兵吾婁留心武事聘
東南技勇練兵教士敬巖應聘而來予念時事日

非倘一旦出而用世則兵革之事所不能也乃延
敬巖而問技焉三年中頗得其術 行狀兩人知
不久將亂又見天下人材落落頗自負欲爲蓋世
奇男子而後快凡橫槊舞劍彎弓弄刀戰鬥之具
兩人無不習也而君尤好言陣法以爲陣法者節
制之師兵家之禮樂也其法使勇者不得獨進而
怯者不得獨退古之言陣法者多矣然而聽其說
則美究其施則無用乃作八陣發明一書以縱論
其得失而獨取戚南塘鴛鴦陣法謂得古人之遺
意而善用之者也 行實時天下已多故乃同言

夏暨玉汝夏先生師事石敬巖將軍習武藝不一
年盡得其術卽留心軍旅作八陣發明縱論得失
謂蔡西山李筌王慈湖輩諸圖說徒務飾觀惟戚
南塘鴛鴦隊法稍得古人遺意故於諸家原圖原
說之後各附論正以發明之

秋行袁了凡功過格

行狀初予之館於君家也王太常爲其長君周臣
擇友謬及予君以太常賢大夫也趣予就之旣就
館潛行袁了凡功過格其年秋過君家發其篋視
之則君亦行之踰月矣相視而笑以爲不謀而同

心有如此者

七年甲戌二十四歲父振吾公得中風疾先生親侍
臥起者幾五載

行實甲戌先大父得中風疾府君震駭不知所自
口爲舖食厠踰必親侍臥起者幾五載

九年丙子二十六歲冬會晤虞九江先生珠樹堂之
西軒相約爲體用之學

行狀丙子冬夜君與予同宿江君虞九珠樹堂之
西軒朔風怒號篝鐙慘淡三人弔古論文感歎者
久之乃相商讀書爲善之法期以明年丁丑爲始

而聖傳亦聞之而共學焉里人目笑之有陸陳江
盛四君子之稱然不以世俗故少衰也 行實冬
會晤虞九江先生之珠樹堂篝鐙劇談感慨交集
相約爲體用之學

作格致編

論學酬答與許舜光書格致篇乃吾丙子冬閒所
輯 思辨錄後集九薛文清云敬天當自敬吾心
始不能敬其心而謂敬天者妄也儀自丁丑志學
之初作格致編以自考卽以敬天爲入德之門而
曰敬天者敬其心也敬其心如敬天則學無不誠

而天人可一矣先生之言可謂先得我心

受祺案先生與

許舜光書作格致編在丙子冬此云丁丑者案行實於丙子冬云作格致編以明年丁丑元日爲始是先生著書在丙子冬而隨事精察所以奉行是書者則自丁丑志學歲始二說互相發明今並錄之俾讀者有可考焉 又後集九爲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

此便非學予作格致編亦一從天理人倫做起蓋
前此曾行了凡功過格覺得都是分外故也 又
後集九子丙子年自爲格致編以天理人欲分善
過而主之以敬

十年丁丑二十七歲春紀考德課業錄

論學酬答張邑翼馬殿聞陳天侯書昔丙子丁

丑之閒弟輩初有志學道亦慮工夫斷續思爲形
格勢禁之法乃創立考德課業二格每日所爲之
事與所讀之書夜必實書於錄互相考核如是者
數年 又與許舜光書丁丑春紀考德課業錄
思辨錄前集三子自丁丑記考德錄卽日書敬不
敬於冊以考驗進退

始著思辨錄

行狀子因效古人讀書記法偶有所得則筆而誌
之謂之求道錄君見而善之曰此中庸所云慎思
明辨也遂有思辨錄之記當是時四人者以九日

誦讀一日講貫其所討論者無非古先聖賢正心
誠意修己治人之道稍暇則又時時過予外家連
牀危坐自夜達旦各舉其日記設疑問答驗學問
之消長而君與予尤好辨君曰是子曰非子曰然
君曰不然合則怡然解頤不合則窮源極流爭論
反覆必求其理之同歸而後卽安旁觀者始聞而
駭繼而疑卒亦信且服矣 行實著思辨錄以大
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則而天文地理河渠兵
法封建井田學校亦無不論列

與陳確菴論動靜書

見論學酬答 又論學酬答答王聖乘書弟於丁
丑歲答陳言夏書有卽動求靜之言 行狀時予
尙兼禪學欲以主靜爲本君移書相論難予有書
與君辨中庸經權之指君亦心折予言

定歲會禮

思辨錄前集一國初太學每朔望走班行禮周旋
折旋之閒卽步履毫不敢亂府州縣學凡新附生
員俱要捲班行禮今皆廢壞殆盡委諸草莽矣所
以每遇謁聖陪祭及迎送官府參差喧雜之態不
可勝道令人望而厭惡此非細故也昔張子厚教

學者必先習禮深得古人之意予輩諸同志及門
人子弟自丁丑歲始每歲一祭先期必爲歲會少
則數人多則數十人豫定禮儀或參以成均之法
至期行禮肅若無人觀者無不起敬起慕惜平時
遇尙屯未能充廣也

著讀史筆記

文集自序略儀自丁丑來與二三友人從事經學
而又懼不知古今無以明體而適用乃復相約觀
史更相議論各自舉其說而筆記之旣成而後折
衷於春秋綱目以觀聖賢用心之所及

十一年戊寅二十八歲爲考德課業之會

文集書淮雲問答後戊寅又得友人錢兄蕃侯夏兄玉汝江兄升士王兄登善皆篤志求道勇於自修言夏更爲考德課業二錄以相稽核稍稍擴充之每旬日必相聚論學雍容竟日暇則課文習射風雩詠歸蓋駸駸乎有鹿洞鵝湖之樂矣

輯城守全書

思辨錄前集十七守城之法全在節制須通看一城有幾門有若干臺鋪若干城堞以門統臺鋪以臺鋪統堞然後以城中兵民量數分番配之仍以

民爲經兵爲緯民爲正兵爲奇興居有時勞逸有節則可以持久而不弊矣至於節目之詳則愚於戊寅歲曾輯城守全書頗爲詳密

冬父振吾公卒先生哀慟欲絕日讀喪禮不入內寢者三年

行狀戊寅冬君丁振吾先生憂日讀喪禮與室人異寢室者三年而後復君固不言而躬行而家人亦未之覺也行實戊寅冬大父卽世府君哀慟欲絕勺漿不進口者三日躃踊哭泣寢苦枕函上膳必親卒哭後別室異寢不與宴會惟輯先大父

遺書遺事有居喪日記一册常置左右以自警
十二年己卯二十九歲夏講學淮雲寺

文集書淮雲問答後其略云己卯夏言夏諸兄有
淮雲問答之舉儀以居憂不敢聞命諸君相強勉
爾涉筆荒迷日久不知所云顧視諸兄如在天上
秋閒言夏輯而錄之又從而爲之序曰以存始事
用識不忘 行實己卯夏府君講學淮雲寺立講
規六條罰規六條蓋將驗諸躬行以爲作聖之基
也

十三年庚辰三十歲春作桑梓五防

其略云庚辰春正月積雪經旬晏坐書室讀陸宣
公文集耳中所聞時事殊多駭聽者不勝憂危迺
效宣公文體私作五防一曰防州一曰防城一曰
防鄉一曰防變一曰防饑

輯宗祭禮

思辨錄前集十予自庚辰卽爲陸氏宗祭禮四卷
一提綱一疏義一儀節一圖說俱備衍前義欲會
五服行此禮以世際荒亂族衆凋落未及舉行未
知何日得遂此願也

講學葑藥山房

年譜

行實庚辰又得王登善曹尊素諸先生講學於蒔
藥山房定歲會月會旬會時會之禮改立全規曰
考德課業講論記誦經義治事問答游詠凡八科
更立約法十章又有齋戒之條十則立紀事之法
十則皆嚴憚以從事畏敬以奉行久而弗渝肅如
也

秋七月著治鄉三約

自序略天下不可不以三代之治治也不特天下
爲然卽郡邑且然矣以三代之治治天下其要在
於封建以三代之治治一邑其要在於畫鄉古者

成周之治體國經野設官分職旣已盡天下而封
建之矣而畿內之制則又詳於都鄙之法所謂王
化起於鄉也是又率畿內之地而封建之也今者
三代之制雖不可復然古有比閭族黨今有廂坊
里甲其名異其實同請得言由今之道而可以臻
古之治者其法有四曰鄉約也社學也保甲也社
倉也四者之中鄉約爲綱而虛社學保甲社倉爲
目而實今之行四法者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綱者
目之目者綱之此其所以孳孳矻矻而終不能坐
底三代之治也是居敬行簡之道未得也居敬行

簡之道得則又當致精於用人愚故仿周禮之意
爲治鄉三約而又拳拳於爲上者之得其人而在
之也 思辨錄前集十八治天下必自治一國始
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治一鄉必自五家爲比十
家爲聯始予嘗作治鄉三約先按地勢分邑爲數
鄉然後什伍其民條分縷析令皆歸於鄉約長凡
訟獄師徒戶口田數繇役一皆緣此而起頗得治
邑貫通之道 又前集十九鄉邑欲行井田須修
古鄉大夫之職先分邑爲幾鄉每鄉鄉正一人凡
一鄉中受田歸田收銀收糧等事皆鄉正任之縣

官總視其成方可不勞而事集予於治鄉三約中
頗詳其法

作避地三策

行實是歲大旱禾稼盡槁府君知亂由荒起乃與
鑑明王先生相約爲避地計擬卜居陽城之濱作
避地三策

十四年辛巳三十一歲年饑約同志爲同善會

見志學錄 行實辛巳大饑人相食道路僵仆者
相望府君見之惻然乃約同志數人爲同善會日
聚銀米拯饑民全活無算有鄰居某者貸府君金

子母不能償還其券尋以饑死復爲之具棺殮府君陰行善事類如此

夏赴京口挽留州牧錢公

詩集邑侯希聲錢公治婁有惠政以遠年南糧被謫將去官時江南大旱婁地尤岌岌一日不可無錢公士民羣赴京口叩兩臺挽留之子與聖傳虞九同舟途中有感雜詠十絕志學錄時州尊被叅提問之旨已確而州中保留者甚少人心如此禍亂之來必矣予與言夏力言州尊去留關係之大諸友亦頗聳動乃議至撫按處保留

秋作常平權法及救荒五議上當事

行實秋作常平權法及救荒五議上之當事時州之賢父母四明錢希聲先生暨南郭張受先先生皆以府君爲經濟才有所言未嘗不見信也

十五年壬午三十三歲春大饑與陳確菴商避地之

計良備學網答答賦學其白耳景御書又文集

之行狀壬午春大饑家飽糠覈屑榆爲粥人相食然君不以瘠餒故廢講學當是時海內盜賊蜂起西北皆用兵獨江南數郡苟安旦夕如處堂燕雀而君獨鯁鯁然以爲憂乃與子商避亂之處相地於

陽城之湖結茅於任陽之澤欲如古人躬耕南陽
以待天下之清

十六年癸未三十三歲春如皋吳白耳馳書來聘謝
之

見論學酬答答如皋吳白耳見聘書 又文集贈
吳白耳序歲癸未白耳忽馳書幣邀予渡江而北
共證所得開緘發書語意鄭重予愧謝不敢止錄
思辨錄數十條附寄白耳卽爲思辨錄條對二卷
復緘示予予受而讀之始知白耳亦爲格致之學
與子輩平昔所勸千里之遠若合符契

漢陽黃赤子過訪

詩集漢陽黃赤子北上公車過婁談道與予相得
甚歡 按論學酬答有與漢陽黃赤子論學書

著治通

論學酬答答欽序三書午未之間卽絕意圭組悉
心著述有治通一書以病中輟尙未脫稿 又答
郁儀臣論學校書弟向作治通只推原孟子封建
井田學校三大旨而尤以學校爲致治之本

大清順治元年

卽崇禎十七年

甲申三十四歲夏著匡時臆論

論學酬答與張受先先生論出處書昨承先生手

書索拙著匡時臆論及治鄉三約城守書三項以爲欲見諸施行此非爲某一人起見實爲天下生民起見甚盛德也 又答吳白耳書匡時臆論一册特呈請教此六月中所作與今日情事已多不類 按匡時臆論卽甲申臆議其略以復仇討賊爲主而分目十有四曰定內志去積習勵乾德列屯守決恢復明軍法備巡幸固長江清京師重禁衛整衛所理財用求人材慎制舉

籌改折議

見改折始末論 又行實甲申婁江全塞吳中復

大旱民病於漕父老欲改折而南郭先生難之府君爲細籌先生曰子言良是遂入都與部曹言竟得折三分是秋安撫祁公蒞蘇郡南郭以府君有匡濟才上姓名於當事府君以老母在固辭之

吳白耳寄書論道

論學酬答載吳白耳先生來書其略云天翼斯文篤生道威當此之日毅然以吾朱子爲依歸而知之真行之力不顧笑侮而尊崇之說理則有理氣浹洽之樂論事則有內外合一之樂予嘗謂今之天下非得知性之人起而大做一番終是小補不

能上下與天地同流若思有以更化之舍吾道威
其誰哉惟吾道威涵養愈深躬行愈力不以功利
而易念不以獨立無與而中道廢弛遯世无悶以
待天下之清道威其尙勸哉

與張受先生論出處書

見論學酬答書略云竊謂士君子處末世時可爲
道可行則委身致命以赴之雖死生利害有所不
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吾一身之所係者小也
若時不可爲道不可行則潔身去國隱居談道以
淑後學而惠來茲雖高爵厚祿有所不顧蓋天下

之所係者大而萬世之所係者尤大也

冬崇明宋子猶來訪

詩集注子與子猶相遇闡中一見不忘今十年矣
子猶忽來相訪開心論道契若符節 按論學酬
答有答宋子猶論思辨錄論時事兩書

二年乙酉三十五歲作制科議

其略云由今之道欲議改制科之法多爲之制則
人不習盡改其舊則人不安亦第於今制之中斟酌
其平易而切當使天下之人多讀書而少作藝
漸去浮而趨實斯已耳實則萬理具而人心正人

心正則事功出亦治平之原也

夏移居任陽

行實乙酉夏同鑑明石隱兩先生移居任陽結讀

書社

復入城爲守禦計

詩集無陋居十詠序乙酉夏居村僅一二月以土

人亂復入城

姚江史子虛過訪

論學酬答與張受先論學書昨承先生之命以子
虛先生一席之論尙未酣暢意欲諸友各爲問辭

互相辨難以期歸一此誠學問要事然儀深自尋
思竊有所不安儀嘗讀先儒語錄至鵝湖一會未
嘗不踴躍思慕咤爲絕盛又未嘗不歎息追悼痛
其開千古辨爭之門也蓋自世遠言湮天下萬世
之望孔氏門牆而趨者蓋無幾矣其不幸而同趨
之中又有異趨者焉自孔子秉鐸於上顏曾游夏
皆出其門已不能必其一志而同科矣而况數千
百年之遠學問師傳入門得力各有所見其稍稍
不同又何怪焉故愚謂友朋相遇當各言所得苟
其所志同所學同所師傳得力又同則坦然傾竭

而不敢少祕其私如或不然則亦欲然不自滿退
然不自勝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以俟諸天下萬世
之公評而已矣彼此互辨兩賢相厄豈所望於有
道者耶姚江史先生念臺先生之高弟念臺今海
內之所仰以爲宗師者也史先生辱臨於敝邑下
榻於先生之齋則又儼然有賓師之道焉儀以初
學小子不知分量一旦欲與之辨析抗衡非惟力
有所不能而揆之於理於分亦有所不可且儀於
陽明先生之傳習錄亦反覆之有年矣每讀一語
未嘗不踴躍鼓舞透心徹骨而獨於無善無惡之

旨則至今有所未安昨略叩之史先生史先生不
吝教之而儀之所未安者猶故也使儀必欲剖析
於二者之間則何不取陽明先生之傳習錄而誦
之讀之思之辨之而必沾沾於史先生之爲快乎
昨鄙意已託子猶兄面致恐猶有未悉故復少陳
其概幸先生諒之 行實姚江史子虛先生徒步
顧問設講席於南郭齋聽講者五十餘人行謁聖
禮羣揖府君登座講論竟日莫不歎服

漢陽黃赤子過訪

詩集有黃赤子亂後過訪詩

三年丙戌三十六歲春文介石先生過訪論易

詩集二月二十六日滇南文介石先生同石隱聖
傳虞九人表人衷寅士諸兄過小齋論易

輯書鑑詩鑑

思辨錄前集四自漢唐以來皆以五經爲聖人所
定尊經之士率取五經而表章之或添註疏或增
論解無慮數千百家五經而外則以爲非聖人所
定而忽之其有擬經續經者咸共非笑詆排以爲
得罪聖人莫此爲甚此世儒尊經之過而未知經
之所以爲經也余不自揣有詩鑑書鑑二集書鑑

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詩鑑取古今
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論以竊附於
孔氏詩書之義雖識見淺陋意識庸鄙所不免於
君子之譏然其心其志則固願爲聖人之徒而無
可罪也未識後世其能諒我否 又前集五子近
輯詩鑑自漢唐迄明取其詩之有合於興觀羣怨
者後各爲小論頗欲仿河汾之意未知當世之人
其許我否至如陶杜劉陳意欲另批詳其全帙太
白樂天放翁諸人則附之尙未及也 行實戊亥
之交府君以斯文一脈世道人心所繫偕二三友

人仍務舊學著詩鑑一書以人取詩以詩取事每篇之首採史傳爲序各附小論不合於三百篇之旨者不錄也

受祺按先生輯書鑑未知當在何年惟據思辨錄因續經之說以詩鑑書鑑二集連類相及玩其語意似在一時因並著之

四年丁亥三十七歲春講學蔚村

見安道先生年譜

五年戊子三十八歲春講學斯友堂復爲考德課業之會

見文集講學紀事序 行實子丑兩歲復爲考德課業之會講學於石隱先生之斯友堂門弟子請記其事府君以古人成法反覆勸勉以勵諸子因以自勵舉乾之九三君子進德修業爲體用兼著之本諸子皆奮起

與陳確菴論講會書

見論學酬答書略云吾兄欲舉講會此真身心切要事吾輩自志道以來三十年於茲矣中間遭此大變而賴天之靈俱不至十分廢墜者皆斯道之力也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悠悠度日則將有草

木同腐之感弟是以迹雖溷處城市而此學此道
造次顛沛未嘗敢忘今年春諸徹徒共舉講會弟
不敢辭而毅然任之者正以成已成物之學一刻
不容或離耳

夏偕王石隱盛寒溪訪陳確菴於蔚村

詩集蔚村八詠詩序云戊子四月同石隱寒溪過
蔚村訪確菴凡三夕賦詩將別而風雨不已石隱
乃拈蔚村八勝題各賦五言八絕
長子允純行冠禮

思辨錄前集十子男允純行冠禮請介石先生翼

王石隱爲賓俱有訓詞言夏爲字說 確菴文彙
陸宗程師程字說略云戊子夏四月初吉石隱王
君寒溪盛君同桴亭入村訪子桴亭因舉其二子
之名而問字於予且告子曰古者二十而冠冠而
字之成人之道也今二子年未成人而遽字之毋
乃欲速歟予應之曰否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則幾幾乎成人之始矣今吾
子之教其子也皆大學之事則既責之以成人之
道矣而字之庸何傷桴亭以爲然乃與石隱寒溪
同謀所以字之者而字允純曰宗程字允正曰師

程噫爲二子者可以思矣

過瀾漕訪黃幼玉

詩集四月戊辰過瀾漕訪黃子幼玉幼玉爲續舉蓮社時同過者石隱寒溪確菴諸兄也

寄吳白耳書

見論學酬答書略云自甲申一接台教罹茲變革兵燹之餘良友各天迄今四載餘無從得一音耗思念之誠發於夢寐有未可言盡者吾輩讀書明理以道自任出處之際夫復何疑但所朝夕不能已於懷者仁兄一身之死生一家之安危爲未卜

耳此際論身似若細事然吾輩身任絕學責在萬世正不可輕視一死箕子一爻所宜熟讀也又云念時無可爲意欲成就後學而人材難得無可與語近得舍甥許舜光及愚徒數人進學甚力殊爲可喜仿弟輩昔日考德課業之法數日一舉大有向上之志是亦將來斯道不至絕續之一機也

晤膠城侯紀原於蔚村

詩集贈侯子紀原詩序紀原以家難隱於荒僻偶從友人齋得予八陣發明讀而愛之至是邂逅於蔚村握手如故交不忍言別於其行也贈之以詩

鹿城諸緘菴禾水徐次桓過訪

見詩集

冬膠城陸翼王過訪

詩集膠中翼王陸兄黃蘊生高弟也邃於理學冬至日過訪與虞九共宿桴亭談道竟夕喜而有賦與友人究渾天

詩集冬至後十日論學斯友堂多談渾天及黃赤九道諸友未達次日藥園兄同舜光範先諸人復集桴亭重舉前說予乃以琉璃圓燈命舜光純兒畫道分星權爲渾天因指示日月出沒狀互相傳

觀夙疑盡解 又思辨錄後集三子於戊子春與諸及門論天體聞者多不省適有琉璃明燈因令周生翼微以空處爲南北極而畫黃赤道及二十八宿於上手轉之觀者俱豁然因思燈圓雖似天體而人在外觀猶爲未盡有大力者當爲琉璃圓球如屋大刻畫恆星赤道於上而開其南極爲隙以入人坐其中設機轉之日月道亦另爲機轉之而設火於外琉璃體明諸星燦然頰首仰觀便無一不與天合中間大地則刻木作地形以水浮之當天體旋轉時水與木仍居中不動似頗與天地

之形相合

受祺案此在戊子春非一時事以所論相合特附著之

六年己丑三十九歲正月講易蔚村

見文集乾卦講義 又詩集十五日與諸同志過

蔚村講易并論儒釋 行狀己丑元夕予以崑山

諸君合甫之意請君入村講易

膠城陳義扶過訪

見詩集

秋送陳確菴之隱湖

行狀己丑秋八月予赴常熟毛君子晉之館君偕

翼王陸君輩以詩送別於毛家市

七年庚寅四十歲春亭畔產靈芝

詩集采芝歌序予家桴亭之畔小池之濱忽生靈芝一株隱伏眾草時方課童掃除竹徑正兒見之采置盆中純兒識其爲芝以告予予歸視之則誠芝也聞之土氣和則生芝腐儒自放履運多艱和云乎哉昔孔子見幽谷叢蘭以蘭爲王者香而蕪沒眾草喟然作操芝之爲物非蘭儔也亦將與商山諸君子結世外之知耳 行實庚寅春亭畔產靈芝大如盤高徑尺見者咸謂府君仁孝積學所致

秋偕文介石先生過汲古閣爲確菴尊人壽

見文集溫如先生七十壽序 行狀庚寅家君年

七十君與滇南文介石先生偕過汲古閣爲家君
壽先生登座講仁壽書義君實相之

吳門楊曰補同袁重其過訪

見詩集

膠城侯記原過訪

詩集予與記原別三年矣歲暮拏舟至婁擬過予
爲浹日談忽風雪大作竟日遲遲不至因誦鳴皋
積雪之詞口占一絕

八年辛卯四十一歲秋浙中屠闇伯俞右吉張白方

潘美舍陸冰修過訪

見論學酬答與浙中屠闇伯諸君子書 又復禾

中諸君子書 詩集禾水屠闇伯俞右吉張白方

陸冰修潘美舍拏舟過婁相訪坐小亭談道竟日

已復篝鐙商榷今古長枕大被縱論達曙 行實

辛卯浙中屠闇伯陸冰修諸先生見思辨錄以爲

千載絕學曰婁江今之河汾也扁舟過訪留連浹

夕 王氣四十二歲閩中林衡書跋

隱湖毛子晉過訪

年譜

差

見詩集

九年壬辰四十二歲聞中林衡者過訪

詩集有送林衡者遊中原長歌行實壬辰聞中

林衡者先生來吾婁朝夕過從而月而去後永中

興化玉峯海虞吳門膠城瀛洲諸理學先生郵筒

往還大約以濂洛真傳紫陽正脈興起絕學體用

合一互相商榷

受祺按先生原詩云石齋先生天下師君能弱

冠長揖之是衡者當為石齋先生門人

宋旣庭右之疇三過訪

見詩集 按論學酬答有答宋旣庭右之疇三書

十年癸巳四十三歲春吳白耳過婁談道

見文集贈如皋吳白耳序 行實癸巳春二月如

皋吳白耳先生自廣陵涉大江攜二子來受業將

行府君同諸先生洎門下士百有餘人會餞於東

岡府君有講義白耳先生有會語諸先生有詩歌

受祺按行實載先生遺著有東岡會餞上下兩

卷當卽敘茲事始末暨講學緒論惜乎今不得

見也

崑邑歸元恭過訪

年譜

見文集贈崑山歸元恭序 行實崑邑歸元恭先生名重海內得思辨錄讀之降心俯首欲修弟子禮府君固辭乃敘兄弟

崑邑顧甯人過訪會先生赴唐市不值

論學酬答歸元恭來書云向爲兄言顧甯人兄今見甯人弟亦極口盛德渠亦深企仰兩賢皆天下之士近在數十里內卻不相識亦是異事然令一見各吐其胸中之奇必皆恨相見之晚相與之誼相懽之情當不啻古之僑肸也 先生答書云顧甯人儀嚮往已久未得把臂前枉顧時儀適同葛

瑞五在唐市訪顧甯人兩不相值亦異事也見時幸致聲 附亭林文集與桴亭先生書云廿年以來東西南北率彼曠野未獲一覲清光而昨歲於薊門得讀思辨錄乃知當吾世而有真儒如先生者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具內聖外王之事者也弟少年時不過從諸文士之後爲雕蟲篆刻之技及乎年齒漸大聞見益增始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炳燭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近刻日知錄八卷特付東堂郵呈專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爲之批駁寄至都門以便改

正思辨錄刻全仍乞見惠一部鐙下率爾統惟鑒

原

偕崑山葛瑞五遊吾谷

見詩集

武林胡彥遠過訪

詩集西安葉靜遠訪道過子詩序靜遠與武林胡
彥遠爲性命交癸巳彥遠過婁東訪子與郁子存
齋信宿靜觀樓相得甚歡

送懶雲師歸雲南

詩集送懶雲師歸雲南師本鹿城令今寓浙中

按懶雲舊崑山令楊永言國變爲僧

十一年甲午四十四歲正月偕文介石先生入蔚村

講鄉約

詩集元夕村人祈賽鄂公祠確菴請介石先生登
座爲村人講孝弟力田爲善三約行狀甲午元
夕介石先生入村講鄉約君賦詩記事有片刻義
皇之語蓋其時江海治兵征調繁急故不覺其見
於詞者如此

過雙鳳弔顧麟士

見詩集

十二年乙未四十五歲春刊論學書

陳確菴先生序略今年春偶過桴亭得閱論學酬
答四卷乃桴亭門人舜光諸子所輯蓋桴亭平日
與吾黨往復問答者予悉數之同道之侶已不下
四十餘人嗚呼百里一賢千里一聖豪傑挺生之
士世固不可得而多有也昔洛閩諸賢生全盛之
時遭際運會乃其所與同時往復者指不數屈而
尙有齟齬彼此之憂今桴亭伏處困厄而諸賢互
證輒水乳無間乃爾則由此而盡交天下之賢者
其心理之同又何足怪耶 行實甲午乙未及門

諸子擇論學書之至要者輯之顏曰論學酬答三
韓林九白公治婁爲弁其首而梓之

夏晉陵湯公綸公調偕王石隱過訪

詩集夏至前二日公綸公調石隱衝雨過小閣談
道竟日二子別去公綸留宿復挑鐙快談次日成
詠書呈公綸兼寄馬伯河先生

晉陵王雲九陳介夫劉漢扶過訪

詩集晉陵王雲九同陳介夫劉漢扶百里索舟冒
雨過訪談道一宿雲九自述舊歲過婁擬見訪不
果曾賦詩一章因出以見示依韻賦答

十三年丙申四十六歲春講學明倫堂

行實丙申白公延府君講學明倫堂學博湯調甫
先生造廬請教

延文介石先生與陳確菴講學靜觀樓

行狀丙申春君以書招予於郁君儀臣之靜觀樓
爲其門弟子講學子乃以白鹿洞規敷陳大義在
座者三州邑百有餘人天微雪忘其爲寒也 確
菴文藁白鹿洞講義後門人錢嘏記云丙申仲春
桴亭先生以書延先生講學於靜觀樓婁嚳崑三
邑與會者長幼百有二十人文介石先生南面先

生桴亭北面介石講畢桴亭以推先生先生開導
如此

秋新劉河水溢建議決壩

詩集九月朔日魯岡先生約予及殷重虞九同往
觀新劉河水勢時雨盛溢子謂非決壩不可故有
是行往返凡三日夜卒從予策決壩水乃大減
十四年丁酉四十七歲大水陳開江十二事於巡按
某不聽

行實丁酉積潦稽天太湖水漲議濬婁江白公延
府君商之爲陳十二事於按君不聽乃同顧殷重

先生商銷圩開挑之法于役之日合境響應更作
開河條件十六則以移崑嘉兩邑搢紳輿情允洽
萬丈之河成於旬日白公謝書有兄翁一紙之力
眞賢於十萬師之語

冬應學使張公聘之澄江尋歸

文集贈邢杏江序子以丁酉初冬被西山張文宗
之聘行實季冬西山張文宗視學三吳諮訪博
學之士共商經籍書幣來聘府君以末疾未愈肅
啟謝之越日書復至白侯聞之謂府君曰諸生門
下士也彼以道義來我以道義往纂修經史安可

復辭因怡裝就道至則殷勤握手歡如故交出周
程張朱宋五子語錄曰五子書數百卷學者窮年
觀之皓首而不得其指歸今欲頒示學宮君其爲
我輯之府君曰自丁丑學道以來授徒著述無求
於世謬膺台召不敢不前自揣疏陋不能當此大
任遂辭歸

睢陽馬功蜚蕭縣蔣伯昌過訪相值江上有詩賦贈
見詩集

至梁溪

詩集有過東林書院舊址謁道南祠拜二泉先生

遺像謁高忠憲公祠諸詩 思辨錄後集九子過
東林舊址嘗有詩云鄉里程朱聊自淑朝廷洛蜀
已相猜忠良既逐姦邪盡宗社旋隨黨錮灰啟禎
之閒令人深慨

十五年戊戌四十八歲春輯儒宗理要書成復至澄
江

詩集新正六日約及門諸子集紺溪輯宋五子書
行實戊戌春正文宗載書籍備餼廩俾學師躬
齋至門府君乃約門弟子拔五子之粹而輯之語
錄類要皆有序論發凡緒言或問共百有餘條復

爲正學篇以示學者書凡三百餘卷刪存六十卷
不二月告竣文宗曰五子之書得以復闡於今日
者吾子之賜也見府君思辨錄欲刊布學宮未果
詢府君先世知五世諸生理學相承遂有五世眞
儒之旌蘇松副憲宮公遺書延訪有理學名家之
旌 張西山儒宗理要凡例是集始於丁酉之秋
成於戊戌之夏編輯校讎鳩工剞劂凡八閱月佐
子成者婁江陸子道威也

祖畚按儒宗理要陸清獻公閱之以爲疏淺大
抵成書太速半出門弟子之手非先生一人手

筆也

澄江孔蓼園沙介臣劉幽斯曹頌嘉邢杏江等皆來受業

思辨錄後集一憶昔戊戌歲江陰孔蓼園沙介臣曹頌嘉諸子問向來諸儒言學必有宗旨先生居敬窮理亦是宗旨否曰固是然此四字畢竟是起手功夫上多若論其全則有四語曰尙志居敬以立其本致知力行以勉其功天德王道以會其全盡性至命以要其極能盡此四言方是古今來一大儒者行實府君在澄江孔公蓼園爲至聖六

十六世孫長府君五歲沙子介臣劉子幽斯曹子頌嘉皆一邑名宿咸曰某等學業未建每欲就正四方無所依歸今願北面承教肅簡踵門執弟子禮因述杏江邢先生年八十有一生平不欺暗室學以居敬窮理爲本讀先生論學書欲拜門下言未畢忽聞履齒甚喧有老人呻吟聲則杏江衝雨令其子扶掖而至投刺稱門下弟子堅欲下拜府君辭甚力杏江執不已讓府君居右揖畢喘吁不能語旁有榻扶之坐少閒乃蹶然起拱手向府君曰弟子所以服膺老師者不特朝聞夕死之意蓋

有夙願自世風之去吾儒而趨二氏也無論措紳長者見僧徒則拜道流則拜於吾儒則偃蹇傲睨堅不肯屈弟子生平自誓當吾世而有程朱雖耄必拜受業爲天下倡今先生真吾師敢不拜復下榻府君急止之時杏江年長以倍府君答簡猶稱晚生也閱數日杏江復至執贄而見肅衣冠而拜曰不如此不足以見吾心府君曰二氏之學不序長幼不拜其父母若吾儒則禮義由賢者出何可紊也杏江曰聞道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韓子言之矣先生雖固謙弟子敢易初心乎在坐皆曰不可

卻卒定師弟子之稱越月府君再至澄江杏江已寢疾至寢室杏江曰弟子苟延一息者師未至也今無憾矣是夕歿

玉峯陳凱侯錫山秦霖若施公烈毘陵龔武仕徐子威輩咸來受業

行實時玉峯陳子凱侯錫山秦子霖若施子公烈毘陵龔子武仕徐子子威輩約數十人皆負笈恐後凱侯長府君三十餘年耄而好學不減衛武一時謂杏江凱侯卽董公蘿石不能專美於前矣

夏養疴惠山

行實是夏府君養疴惠山謁道南祠見書院榛蕪
碑亭圯毀進言文宗文宗捐俸三百金鳩工庀材
不二月煥然鼎新邵氏嗣孫大棟給奉祀文宗遊
惠山登臥雲堂略去苛禮為率真會出所著太極
歌分析辨論府君有臥雲堂會語記按書院上似
脫二泉兩字
秋九月朔講學廣福山房

文集有學而時習章講義

江上徐爾瀚過訪

文集答徐爾瀚書略云自戊戌之秋承台兄惠顧
於廣福山房立談之間弟即知台兄之學非猶夫

眾人之學也又云尤可喜者論說之際好推伊川
夫伊川之學以視周子則誠未能臻大而化之之
境若其謹嚴方正則真後學之師表每見聰明才
智之士一言學問輒喜談超悟詆伊川為束縛究
其意不過畏拘檢耳畏拘檢則與敬字離與怠字
近敬怠之分君子小人之所由辨也台兄不惟不
畏拘檢而反樂稱之則其所向之正為何如耶
十六年己亥四十九歲相地於江陰梧塍里

詩集留別江上諸子時濱海多警江陰竹塘地遠
湖海有村名梧塍里為孔氏子孫世居不下千丁

其中之秀則皆予之及門也以便特往一相形勢
兼謀卜居江上諸子畢會於予之歸也各賦詩言
別

十七年庚子五十歲春復毛卓人書辭主會講

文集書略云承台命以新歲開學之初欲延請學
行之士講明性學此誠甚盛舉也某嘗言講學一
事雖人人所當爲然爲學校之官乃得而專主之
蓋學校所本者孔孟所同者禮義所申明者人倫
所相對而切磋者師弟子故以師儒之官而爲講
學之事此正切己本分官方非泛然聚徒講學者

猶有好名標榜之嫌也承命極欲效扶杖圍橋之
意適以家姊六十攜榼南村未得如願

夏四月補注虛齋格致傳

自序余自七歲受大學十二三蒙師解章句頗能
領略獨至知止二節則茫然不知所以後每講說
必格格輒欲去之爲快丙子丁丑閒與同志講大
學一以朱子爲依歸然於二節終不能無疑義時
時有格物錯簡之思矣顧於朱子之說向屬深信
而錯簡之說無所援據以後學而擅更古聖賢之
章句有所不敢藏之於心未嘗忘也丁酉過錫山

讀高忠憲公大學古本題辭慨然有會於蔡虛齋
先生所更定之格致傳越數日至江陰靜坐廣福
山房恍然於知止節見居敬窮理之旨焉於是益
信爲格致錯簡輒奮然欲援筆補注而無其暇積
胸中者又二年今歲庚子四月朔讀書齋中偶閱
虛齋蒙引復觀前說不覺此心之躍然而動也夫
學者讀古人之書非必好奇喜新樂爲更定亦務
求此心之安而已大學古本義不可通故明道伊
川皆有所更定朱子則旣更定而又爲之章句焉
千萬世而下舍朱子其容他議哉顧格致一傳乃

大學入門之要千古聖賢傳心之典而竟失之雖
補傳大意未失而語非舊文不特學者之意有所
未安而於朱子之心恐亦有所未慊此亦深信朱
子者之所不憚詳求者也夫深信朱子者孰如虛
齋亦旣爲之詳審而更定則於朱子之意或稍有
當矣故竊不自揣僭爲補注而又列諸儒之更定
者於前以引其端仿朱子之意爲或問於後以廣
其義雖未敢卽據爲大學古本之舊而居敬窮理
則固朱子格致之本旨或庶幾其無倍焉耳

毘陵蔡仲全過訪

文集蔡仲全先生傳云毘陵一郡以天文律歷皇極性理疑難之學著稱於時者人皆知有蔡仲全云庚子徒步三百里訪予於婁婁中諸賢與仲全接席者無不咋舌稱歎 詩集毘陵蔡仲全談律呂皇極之學諸友皆集紺溪講論竟日有作賦贈秋講學東林書院

行實庚子八月錫山高彙旃先生迎府君講學東林游泰山祠謂邑有孝子當禘祀於此壁閒書其行實望日謁聖東林設臬比請府君講端文忠憲二先生學術本末

受祺案先生有庚子東林講義原書已佚文集
中僅載有高顧兩公語錄大旨講義一首不謬
涵溪先生從何處鈔得學者讀之尙可見其梗
概也

講學荆川大儒祠

文集有太極西銘講義 行實毘陵馬一菴升書
楊爾京諸先生邀講太極圖說西銘達孝章
十八年辛丑五十一歲春送江虞九之新安

見詩集

二月送文介石先生歸滇南

詩集二月二十八日集顧殷重宏志堂祖送滇南

文介石先生

秋之安義令毛如石幕

詩集同友人至安義留別同學

著支更法

行實辛丑如石毛先生令安義約府君偕行至縣

為詢利弊嚴防守設支更

有支更說

招流亡懲服毒革

船戶汰馬價清錢穀造倉廩稽逃戶查越站禁開

房靖賭博鋤姦蠹

冬刊思辨錄於安義署

文集答張芭山書承垂念拙著思辨錄諄諄以錄
板為問足見好德之切弟承尊諭宜嚴訂定毋輕
授梓八字銘之心腑謹藏笥篋乃於辛丑之冬忽
遭大祲依友人安義令毛如石乞水西江如石索
弟書錄刻弟述我芭山之意期期不可而如石以
為機會難得訂正可俟遂竟授梓行狀西山張
文宗覽其思辨錄歎為內聖外王之學欲刊布學
宮而不果辛丑毛君如石令安義乃捐俸授梓以
成其志如石之之官也以君行比至則明政刑正
風俗鋤姦宄君相助之力居多予時亦在楚中為

登善校士君寓詩曰廿年學道共艱辛一夕風塵
盡隱淪何意鵝湖登座客半爲蓮幕捉刀人蓋傷
之也

受祺按吳郡葉調生吹網錄云陸桴亭先生所
著思辨錄世謂其原書卷帙甚鉅未及刊行今
所傳者惟儀封張清恪公輯要刻本卽四庫
館所收錄者也余曾借得雲間姜小枚臬依舊
刻塗校本始知此書在國初已曾分類刊板
其時卽名輯要每卷前題同學友人江士韶虞
九氏陳瑚言夏氏同輯門人許焜毛師柱較男

陸允純允正訂卷首有張能麟序文作於順治
戊戌督學江南時言原書四十餘卷選輯僅十
之三四次列江士韶張采盛敬陳瑚歸莊汪且
復原序六篇高世泰說一篇其目分小學大學
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類爲前集天
道人道諸儒異學經子史籍六類爲後集目錄
前有發凡每類目前復有小序後又附書文詩
歌雜說三類爲毛師柱增輯此舊刻大較也清
恪公之重刻書中頗有節刪處各條標目俱省
原增書文等三類亦裁去其前十四類則皆仍

其舊惟不分前後集而合併爲一惜小枚所校
止於前集而後集闕如故書文三類張刻或竟
全刪或卽采入經子史籍類中而僅刪其目俱
不可考矣乾隆中四庫館徵書此舊刻本未
經進奉蓋爾時已難得余雖僅見小枚校本亦
止半部後之讀者得余所記序目尙可考見舊
本崖略焉龔廉仲廷煌續從陸清獻公三魚堂
集搜得思辨錄序一篇此又舊刻所無小枚亦
未及見者也近時王亮生爲沈鼎甫侍郎重刊
此書一依張刻之舊僅刪重複數條從余校本

內借鈔諸公原序亦未全刻按葉君所云疑姜
小枚校本卽據安義原刻本也然聞宋商邱中
丞亦有刻本板攜中州傳本尤尠近非特安義
中州本絕不可得卽張沈原刻本亦已罕見光
緒丁丑江蘇書局又據張沈二本重刊永康應
敏齋先生跋尾謂張本舛誤不一據沈本校正
者居多今考其區類發凡居然還江盛之舊序
則自江盛二序外有晉陵馬肇易序暨陸清
獻序其二張陳歸汪各序及高世泰說均佚是
葉君謂沈本一依張刻亦臆度之詞也余旣錄
吹網錄於原書卷末以備參考而復述其梗概

如此

康熙元年壬寅五十二歲在安義

詩集新正初三日從安義載米之吳城途中值大風雨雪凡四日夜泊舟荒江感而有賦

秋遊白鹿洞諸勝

行實壬寅秋府君遊白鹿洞時當秋祭肅誠晉謁尋至五老峯遊雲居登滕王閣梅嶺弔旌陽舊址遙哭文介石先生

詩集聞文介石先生歸途卒於湖廣之桃源縣遙哭四首 盛寒溪先生與桴亭先生書云讀尊翰

及詠言知與居優勝情致特佳讀如老諸示知小試其端屢徵美化幾千里之隔藉以慰心者此也吾黨二三知己髫齡結契今盡白頭每阻關山能無眷念想仁兄有同情耳然而吾黨坎坷未有如今歲之甚者文師凶信已確同學已爲發喪確菴天御相繼讀禮石翁以奏銷貽累弟又有孤孫之變愁眉未展楚公南返復因口口失足不理鄉曲惟虞九顛連已甚近赴王印周之約覺得稍有生氣也而婁中歲事又成荒歉木棉焦秃菽蝕稻萎幸水鄉差不盡情耳催科如火厲政橫生邇更有

投旗之事吳下素封睚眦必報卽吾婁之破家者
實繁有徒他邑可知矣聞小春二日大駕當歸果
否賢主嘉賓一朝分手自此以後恐又將入鬱悒
憤懣之鄉奈何

二年癸卯五十三歲在安義秋自德安發程

詩集有曉發德安詩

冬長子允純卒十一月歸自江右

詩集哭亡兒允純時從江西歸也

三年甲辰五十四歲春西安葉靜遠過訪

詩集西安葉靜遠敦良劉念臺先生高弟也年十

六卽有志爲聖賢之學二十八謁念臺念臺卽大
器之至今念臺之門能繼師傳者稱靜遠及錢塘
沈甸華蘭先桐鄉張考夫履祥爲最與武林胡彥
遠爲性命交癸巳彥遠過婁東訪予與郁子存齋
信宿靜觀樓相得甚歡卽爲子言葉子切問近思
之學歸而貽書葉子相促過婁而葉子以親老不
能遠遊壬寅其尊人捐館舍癸卯春始同其子以
修方潛過婁相訪值時事多艱友人無不力阻其
行靜遠念益堅徘徊西湖歷夏秋至冬始抵婁時
仲冬十五日也存齋往海上子亦江右未歸葉子

瑩然叩靜觀樓不值廢然而歎殆將歸矣存齋之
子東堂知爲乃父神交遂掃室留宿適葉子以風
雪感寒疾東堂奉侍醫藥視飲膳惟謹至二十五
日而存齋歸二十六日子亦返棹葉子始有起色
然猶臥病浹月甲辰春正六日始過子齋子爲約
存齋父子井石隱寒溪數人風雨中相對終日時
予方有西河之痛而良朋遠來道同水乳不自知
其心胸之廓然也諸友皆卽事詠詩予亦勉成一
律寒溪爲之錄著三簋集中亦一時之勝事云
全傳張受先謂先生曰講學諸公寥寥矣蕺山其

今日之碩果乎盍與我往叩之先生擔簦從之不
果而止西安葉靜遠蕺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
先生喜曰證人尙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

武陵陸麗京過訪

見詩集

四年乙巳五十五歲春講易毘陵

陳確菴先生詩集有乙巳春送梓亭毘陵講易詩
行實乙巳復講學毘陵時通翰教辨難者則爲
保定之刁蒙吉山西之張芑山潁州之盧僮石睢
甯之馬蜚功山陽之左青城焉

著七政辨月道疏月道辨山河兩戒圖雲漢升沈圖
分野說

行實時廢八股策論取士諸及門請講天文地志
經濟諸書府君作七政辨月道疏月道辨山河兩

戒雲漢升沈兩圖分野諸說

按時從先生講學者
董咸正大臨楊爾京

世求爾顯世亦徐晉九兆鼎子威人鳳荆豫章炬
龔武仕士燕陸泰來源達故先生詩集有毘陵八
君詠序云乙巳予游毘陵相從講論者頗多而此
八君者實同朝夕歲暮將別念昔人有五君詠因
廣而入之非敢上擬古人
亦聊以志一時之好也

五年丙午五十六歲講易毘陵著性善圖說

思辨錄後集五儀於性學工夫不啻數轉起初未

學時只是隨時師說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亦
喜同禪和方外談說不覩不聞無聲無臭父母未
生前無始以前真已及至丁丑下手做工夫著實
研窮始覺得禪和方外固非分性為二者亦非於
是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間盡心體驗
始知太極為理兩儀為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人
之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為主氣為輔
條理劃然終覺得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既而悟
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菴先生暗合便灑然覺
得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

處也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於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說則終以先入之言爲主以爲孟子論善只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直至己亥偶與兩兒言性始覺得成之者性以前著不得性字既說成之者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曠覽夫天人之原博觀於萬物之際見夫

所爲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於是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只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尙未之能晰也於是又取孟子以前孔子子思之言按之無不同條共貫又取孟子以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昭合程朱則閒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然未敢與世昌言至庚子講學東林而始微發其端至丙午論性毘陵而始略書其概 行狀乙巳丙午君講易武進著性善圖說而發明以周子太極

圖

六年丁未五十七歲春葉靜遠來訪

詩集喜西安葉靜遠喬梓見過注云時子病足瘡未愈聞客至循牆而出

魏柏鄉相國王敬哉宗伯致書見招

行實丁未春柏鄉魏相國敬哉王宗伯見府君思辨錄皆致書相招

命及門沙一卿周鼎新郁植曹禾受學魏柏鄉相國詩集丁未仲春送四子北遊兼呈魏柏鄉先生引云車書一統百度載新薄海內外翹首頌治獨洙

泗一燈在若斷若續之間世儀有心憂之久矣恭聞柏鄉魏先生振興絕業遠接授受之正憾未能躬詣京師就正末學及門沙一卿周鼎新郁植曹禾四子皆有志之士可進於道者也世儀命之北遊親炙教誨且獻其一得以求折衷異日大道南來淵源寢廣私淑之幸詎止世儀而已四子之行無異儀之自行也詩以勉之 魏貞菴先生年譜乙巳著聖學知統錄時有江南大儒陸世儀字桴亭令其徒四子沙一卿周鼎新郁植曹禾來從學沙一卿讀知統錄而大有悟

金壇史惠修過訪

詩集金壇史惠修過訪問道於丹陽蔣至正齋共
談至夜分卽事有作

修宗祭禮成

行狀丁未斟酌古今作宗祭禮 行實作宗祭禮
四卷斟酌變通分爲五宗以祭毘陵楊爾京先生
序而刻之

受祺案以上庚辰年輯陸氏宗祭禮亦係四卷
當卽此書特行狀行實所繫年分俱與思辨錄
不合當是庚辰年甫經草創至此始修成也又

行實此條在丁未以前茲據行狀改正

七年戊申五十八歲冬自使君以事至婁陪飲東園
有詩紀事

見詩集

八年己酉五十九歲赴丹陽荆氏館

行狀己酉館丹陽荆氏從遊者日益衆

冬繼母某太孺人卒聞訃自丹陽馳歸

行實冬丁大母憂大母爲府君繼母府君九歲大
母口口之撫育提訓不異己出府君赴館詩曰八
十高堂六十兒饗殮朝夕反難支臨歧欲別渾無

語咽淚如珠不敢垂又曰五日征帆去路遙半爲
負米半征徭公家若肯寬時日豈忍庭帷隔暮朝
府君之事大母無異於本生也聞訃徒跣匍匐兩
晝破目不交睫身觸露霧馳五百里居喪哀毀如
蔬飡粥大母之慈府君之孝可謂兩至矣

九年庚戌六十歲春臥病累月

見詩集

夏大水作水沒頭歌

見詩集

作蘇松浮糧考上當事

行實吳困賦役府君作浮糧考上之得蠲荒稅緩

預徵又作漕兌揭漕糧議

按文集漕兌揭係
戊戌歲代者糧作

十年辛亥六十一歲春作洵河議決排說建閘議

詩集二月十三日于二府舜鄰聘同相度婁江注

云河塞五十里今以費少止議開三十里闢數丈

又云海口濫沙非決排不可予著洵河議決排說

二篇上二府雖未卽行然以予說海口不復築壩

省金錢無算行實吳淞婁江久塞大中丞馬公

條議疏濬題捐帑金十四萬檄府君佐于公董其

事府君實左右之既成作洵河議決排說建閘議

赴丹陽荆氏館

詩集有別于二府赴丹陽館詩

維揚宗子發過訪

詩集維揚宗子發過訪問道臨別賦贈兼示寧都

魏冰叔注云魏冰叔名禧西江高士也與子發相

友善聞子在丹陽亦欲過訪與子發相訂時子正

值東歸不及待矣

歸自丹陽為婁東十老之會

安道先生年譜云公與鴻逸先生為此會略仿香

山洛社遺意吳門高士張永暉繪圖誌盛而延陵

吳譽施亦做西園故事敘而記之曰裏道人兜披

居士服者為陳確菴方外裝與確菴濃談而行行

且止者為宋菊齋名龍字子猶幅巾頽顏執經而辨論

者為陸桴亭正容端坐指揮如意者為郁存齋名法

字儀高冠而髯抱膝南向而如有所商榷者為顧

樊村名士璉字殷重坐樊村之右聞言而解頤者為盛寒

溪倚雲根對白水而哦者為王隨菴名撰字異公戴笠

投綸者為陸鴻逸露頂扶杖而危坐者為王莊溪

名育字石隱若將問奇於莊溪而徐步近側者為江愚

菴顧成志邑乘小志國初邑中多耆德仿香山

洛社之會吳門高士張永暉蟾繪以圖石隱王育
作十老圖歌

秋應中丞馬公之聘

行狀辛亥大中丞馬公聞君賢聘爲公子師閒諮
以江南利病君知無不言公愛君甚禮貌極隆
十一年壬子六十二歲正月以疾歸二十日卒
行實秋九月馬公具書幣聘府君爲公子師入幕
後痛陳江南一切利弊甫兩月而病歸之日語言
如故甯神養性不自知其病彌留時閉目不語終
於正寢時壬子正月二十日辰刻也執友王石隱

顧樊村陳確菴盛寒溪王周臣王芝廬諸先生玉
峯歸元恭同里周孝逸兩盟叔率諸故人親戚及
門下士撫棺痛哭聲達里門大中丞方伯暨州守
四方會弔之士赴車填巷投贈詩文諡議府君天
性孝友剛方耿介步趨先民不結權貴不慕勢利
不習時趨不畏強禦自少發憤以著書講學爲事
大江南北古剡東西執經門下者幾數百人而通
籍與年長於府君者十居二三焉計所著書已刻
者思辨錄前集二十二卷論學酬答四卷宗祭禮
四卷手輯儒宗理要六十卷格致編一卷古文一

卷性善圖說庚子東林講義雲漢升沈山河兩戒
分野圖說月行九道等圖其未刻者思辨錄後集
二十二卷易說初編四卷詩鑑六卷書鑑一卷春
秋討論兩卷四書講義四卷八陣發明六卷治通
一卷城守輯略一卷性理纂要四卷道統上下論
一卷治鄉三約一卷五議一卷甲申臆議一卷鄉
國紀變一卷常平權法一卷桑梓五防一卷避地
三策一卷支更法一卷制科議一卷東岡會餞上
下兩卷婁江議一卷二十法一卷讀書隨筆三代
規模富强策紀事紀聞家薦約略漕兌議前輩風

流淮雲問答蒔藥山房問答四六啟續漕兌議喪
中雜錄講學全規節韻幼儀各一卷婁江圖說洵
河建閘決排諸議共一卷浮糧考荒揭漕贈說漕
議八款共一卷續論學酬答四卷江西文移十卷
講學紀事兩卷世系兩卷剛齋日記五卷簡易活
人方兩卷詩文稿各十卷藏於家

私諡尊道先生又曰文潛先生

行狀君既沒其門弟子欲效古人私諡以易其名
請於予予曰私諡非禮也然古人嘗用之乃援方
正學先生之例以君嘗以尊道名其堂卽以尊道

諡之庶使君爲可受皆曰然遂相與諡之曰尊道
先生行實旣沒門人請諡援古人私諡之例於
是四方同學及門下士相與諡曰文潛以先生之
學貫徹三才內聖外王足以當之然終老邱園潛
德弗耀在易乾之初九潛龍勿用孔子曰潛之爲
言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樂則行之憂
則違之潛之時義大矣哉諡曰文潛洵稱允協
葬縣境十八都

縣志文潛先生陸世儀墓在十八都

同治十三年四月江蘇巡撫張樹聲奏請從祀

文廟五月十六日奉

旨飭下禮部會同大學士九卿等議奏光緒元年二月十

五日禮部會奏遵照奏定章程應准祔祀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尊道先生年譜終

後學陸長蓓敬校

尊道先生年譜跋

桴亭先生爲吾婁儒宗鮎埼亭集載先生傳云 國
初儒者曰孫夏峯曰黃梨州曰李二曲最有名而桴
亭先生少知者及讀其書而知其學之邃是固以先
生與孫黃李三先生並推矣顧先生生平學術出處
文章經濟氣節之大散見於各書非薈而萃之不能
徧觀而盡識也凌君葆齋沈潛積學杜門之暇取先
生行狀行實及思辨錄論學酬答諸書采其年月可
攷者悉心編次成年譜一卷而先生學術出處文章
經濟氣節之散見各書者釐然挈其要領而撮其大

凡可謂勤且精矣吾婁確菴先生有公孫橫山先生所輯年譜僅見鈔本敬亭先生有自訂年譜板亦燬於兵燹矣他日能將是譜與陳沈兩先生譜同付棗梨彙爲合刻斯則私心所竊冀者爾

同治十有二年歲在癸酉孟夏之月同里後學孫壽祺拜跋

年譜跋

凡輯錄先賢年譜有必應致詳者三進學之次第用功之標準一也遺著散失務存梗概二也至於師友淵源生徒授受苟有湮沒不彰者必備書其人其事以徵附驥益顯之義三也有此三善而又無支蔓無緣飾然後可以稱完書尊道先生年譜爲吾郡凌君葆齋所輯丙申之秋由紫翔王先生郵書見遺丁酉夏予復屬崇明王君丹揆同邑李生頌侯覆審一通藉以刪其冗復補其闕漏旣竣事頌侯又別錄成帙持以眎予予再讀之則於向所謂必應致詳者罔不

羅絡該備焉雖然天下之理無窮矧夫學問之事以愈研而愈細往者王白田先生纂朱子年譜號爲精覈無倫而曾文正作孟子要略敘譏其百密而不免一疏至如漳浦黃忠端睢州湯文正暨吾鄉陳安道諸先生年譜悉經其門弟子手編與夫子若孫之傳述迺或則繁蕪而寡要或則簡陋而弗明揆諸義例均有可訾然則今日吾所見爲該備者庸詎知後人見之不斥以爲疏舛乎衛風有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斯道之在天壤非苟焉而已是所望於後世之讀是書者咸知鼓舞奮發相與志先生之志學先生之

學追維先生之生平以想像其精神志趣之所在而卽有以攻我之瑕匡我之不逮焉斯迺鄙人所翹首以俟之者也己亥六月受祺謹跋

此卷之書也自及大凡少城精煇
神官以文無之理則理之不數誠其誠
學或謂天生之玉平以勝其其誠誠志



(25,000-23,8)